

儿时擦冰欢乐多

□李从强

擦冰,是小时候冬天我们男孩子最喜欢的一种游戏,说起来已是40多年前的情形了。估计现在的年轻人不仅不知道这是什么游戏,甚至连擦冰是什么意思都不明白了吧?

“擦冰”是小时候我们家乡的说法。冰在游戏中特指地面上结的冰,擦是滑的意思,即挨着冰面快速地滑动,两者合在一起就是滑冰,而与滑冰所不同的是,擦冰只用双脚,而不需借助其他工具,只要有冰便随处可擦。

要想擦冰,首先要找一块有冰的场地。我们曾经在家里造过自己的擦冰场。很简单,就是在房阴处泼上水,等水结冰了就成了擦冰场。不过,由于水泼在地上与地面持平,再加上渗透,只能结出一层薄薄的冰,擦起来很不顺滑。于是,我们便不断地泼,坚持几天冰层才会厚一些,擦起来也才顺畅、平稳。冰层冻好了,我们就可以玩擦冰了,先确定自己想擦多远,再后退一定的距离,然后助跑,快到冰面时轻轻跃起,两脚接触冰面时,身子便“噤”地一下“飞”过去了。如果用力太猛,会一直擦到冰面尽头,要注意起脚跑上地面,不然脚被地面阻挡,身体会因为惯性而栽倒。如果速度不够,就会慢悠悠地向前滑行,最终停留在冰面上。此时,抬脚走出冰面时要格外小心。否则,一不注意就会滑一个大跟头。

擦冰只有老式布鞋才好,现在的胶底鞋摩擦力大,特别是带跟的皮鞋,更是不适合擦冰。不过,擦冰是非常磨鞋的,时间不久,鞋底的一侧就会磨薄,走起路来脚会有些外撇。妈妈可不允许我们这么糟蹋



(图片由AI生成)

她辛辛苦苦为我们做的棉鞋,于是,家中的擦冰场地就被禁用了。可是,这些是难不倒我们的,我们就到处寻找其他可以擦冰的地方去玩。上学的路上,哪家门口泼的水结冰了,我们去擦;大街上的雪被踩实了,我们也会去擦;房阴处生活废水与积雪冻结而成的大片冰域,更是我们最喜欢的擦冰场。

我们最开心的还是大雪过后在校园里擦冰。

大雪后,老师只是让我们把校园靠近教室的一多半地面清扫干净,而南边的雪却不用扫,那里便成了我们玩雪的游乐场。我们尽情在雪地上追逐嬉戏、打雪仗,雪渐渐地被大家踩平、踩实。于是,我们便开始玩擦冰的游戏。大家排好队,助跑、腾身、落下,“噤——”地一下便滑出很远。大家你追我赶,看谁擦得远,很快便会擦出一条长长的冰雪道来。

我们最常用的擦冰场地在邻居家。邻居家进门向里走20多米的左侧有一口井,周围人家都来这里挑水,而打上水来总是习惯性将水筒放在路中央。这时,筒外面沾的水就会淌到地面上。如果放的力道大了一些,筒里的水也会漾出来洒在路面上,时间长了便渐渐冻出了一条冰带,窄窄的、长长的、厚厚的,是非常好的擦冰场。我们进门后,小跑几步,便可以跃起擦冰了。如果是老手,助跑快一些,一下子就可以擦到冰的尽头。如果是新手,由于技术不熟,心里紧张,助跑时不敢给力,到了冰面后就会左摇右摆,险象环生。

在擦冰时,一定要侧身,双腿一前一后,双手自然摆动,以维持平衡。否则,会很危险。记得有一次,我们几个小伙伴正在擦冰玩,邻居家一个男孩子从门前走过。见我们玩得正高兴,他也来了兴致,大喊一声:“你们躲一下,看我的!”一边说,一边小跑过来,在跳上冰面的一瞬间,双脚并在了一起面向我们擦了过来。结果“砰”地一声,人重重地摔在了冰面之上,头部着地,那疼痛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。他爬起来,摸着头灰溜溜地走了。

有时,我们也会到村里的大坑里去玩擦冰。那是村子里泄水的地方,到了冬季也就只有很浅的水,等水面结了厚厚的冰后,我们便去上面玩。由于四周全是冰,跑起来要小心翼翼的,擦起来自由无阻,绝没有在地面上擦冰时的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不过,我们还是喜欢玩滑冰。一个人蹲着,一边一个人牵着他的手向前跑,可以感受在冰面快速穿行的畅快,有时后面还会有一个人推,那欢乐的气氛就更浓了。也有爱玩的,拿一个小凳子或者小椅子来,甚至有的只是拿一块木板或一张硬纸板坐在上面,有人在后面推或者拴根绳子在前面拉,大家轮换着玩,非常尽兴。

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,我再也没有擦过冰,即便有滑冰场,也再无法滑出儿时的欢乐了。

土坑变迁

□北耕

大土坑是过去我们村人工挖出来的,长百来米,宽约30米,深约25米。

村子台底在狼牙山西北脚下,始建于明朝,原名东台底下。所谓东台,便是一个土台子。这里地势较高,平坦阔大,土地肥厚,像是我们村的一个小高原。但因无水引上来,只能种些靠天收的花生、红薯、玉米等。因为地块大,每到农忙时节,这里也是最热闹的地方,远远近近皆是忙碌的人们。大土坑就在这个大土台子东南角上。

我家的地便挨着大土坑的南沿。记忆里,这块地大多时候是种红薯,我和姐姐们翻秧子、刨山药时,她们常常会带个收音机,一边干活,一边听听歌或是听听广播剧。不听收音机时,她们便会谈天说地。那时我只是旁听,也不太懂。歇息时,我更喜欢走到地边看大坑。那时大坑里长着不少槐树,槐花开时便可闻到浓郁的味道。后来姐姐们一个一个外出工作、远嫁,常常是我一人上地,再闻到这种槐花香,似越发的浓郁。

大坑附近有小山,有阔大的厚土,有一望无际的庄稼,更远处是重重的大山。何时才能飞出重重的大山,这是我那时常常思索的一个问题。

大土坑东边有一个砖瓦窑。村里百户千屋的砖瓦多出于此。听在乡村教了一辈子书的和顺叔说,他小时候大土坑就差不多这么大。这土该是自建村以来便一锹一锹地挖走的,垫圈、垫地、和泥、做砖做瓦……天长日久人工挖的大坑便成了村里一枚印章,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地名。

大土坑邻近的一座小山更像丘陵,我记得山上有大片大片的花椒树,但这里的花椒树好像始终也长不大,树上的花椒总是稀稀落落的。我发现,树下的土皆是红土。

还有人说,大土坑里挖出过鱼骨,这里好久好久以前或许是大海。我大概也有些信了,若不是沧海桑田,在这大山之间怎么会有这阔远而深厚无边的土。站在深深的大土坑中,抬头看看四面肌理,竟无一层沙石,再用锹往下挖一挖,依然还是土。但大土坑因为太深,进去不便,打我记事时就很少有人从那里取土了。

读高中、打工、当兵、定居县城……多年过去,我远离了这片大土台,也远离了大土坑。对大土坑的记忆也多是年少时的印象。偶路过看看,坑里依然有树,除了还有少许槐树外,更多的是承包的人家栽植的杨树。高大的杨树并没有冒出坑多少。

十几年前,全村遍植了苹果树,每年秋,台底也因苹果而成为网红打卡地。这片“高原”引上了水,种植了大片苹果树,因土地肥沃、光照好,“高原”的苹果略胜一筹,很多还销往外地。

几年前,铲车、钩机开往大土坑,填平了大土坑,周围建起果品气调库,听说储存果品可达100万斤。气调库背后所依的山,修路砌阶,布置各种景观。每至山上,亭阁登高远眺,只见山下屋宇掩映在大片大片的苹果树中,远山云雾缥缈,如梦如幻一般。这样的大手笔,真是不可想象!

原先,我一心要飞出这重重大山,如今,我更愿不时回到山中,越发眷恋这故土。

家乡的腌青果

□周永战

我家住在白洋淀东岸。白洋淀特产很多,咸鸭蛋是其中久负盛名的一种。

在我们老家,鸭蛋有一个很雅气的名字——青果。咸鸭蛋自然也不叫咸鸭蛋,而叫腌青果。这个名字的确比咸鸭蛋雅气了不知多少倍。

早些时候,我们那一带养的鸭子大都是小麻鸭,这种鸭子个头不大,母鸭全身花纹和颜色类似芦花鸡或麻雀,下得蛋比鸡蛋略大,豆绿色,颇似瓷器里的豆青釉,迎着阳光一照,豆青色更透亮,这青果的名字的确名副其实,腌制的鸭蛋也自然而然美其名曰腌青果了。公麻鸭则个头较大,头部和颈部的上半部为深孔雀绿色,阳光下油光可鉴,在一群母鸭中几只公鸭格外耀眼,颇有几分“帅哥”“美男”的气派。

小时候,腌青果都是家里自己腌的,秋天麦熟、过年过节才捞出来,补充营养,改善伙食。那时青果是家里的高级食品,是人们补充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,也可用来换取别的东西或卖钱补贴家用,属于紧缺“物资”。吃饭时,解馋的腌青果并不管够,一般都是按照

家庭成员的数量蒸煮,然后一人一两个来分配。

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,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剥皮。皮剥到一半的时候,腌青果里面的整体状态已呈现出来。凝固后的蛋清雪白如玉,有一种胶质感,蛋清薄的地方,隐约可见蛋黄因加热凝固而析出的油脂,撑得一层薄皮鼓鼓的,手一动里面的油微微荡漾,自己嘴里的口水也随之荡漾,不由自主地一口一口咽下去。

用筷子轻轻一夹,橙黄油亮的液体瞬间流出,像一条被晚霞映红的小溪,自己两腮一酸,大劲儿咽两口唾液,赶紧用嘴吸溜,腌青果的油脂立马溢满口腔,温热可人,油而不腻,清香至心脾,实在解馋,过瘾。吮完蛋油再吃蛋黄,一个橘黄色的圆球,满是细小的颗粒感,放在嘴里,沙糯适口,咸淡适中。如果用刚出锅的大饼裹起来吃,那简直就是羡慕神仙的人间美味。蛋清是最咸的部分,一般只能用它下饭,单吃是有些齁人的。

现在,家乡的小麻鸭已经很少见了,记忆里的那种腌青果自然更难得一见了。